



# 文学青年苏振渊

■ 罗炳崇（福建）

在龙岩建筑行业，谁人不知苏振渊？纵然，他一串串光环加身，但我最看重的，还是与他的同届校友之情，文学挚友之情。

1993 年 9 月，我们同期入学闽西大学（现闽西职业技术学院），我读文秘，他读工民建。我们的宿舍在同一栋楼。课余时间，我经常去工民建找老乡玩，这期间，自然也 and 振渊熟悉了。

那时一届才三个系六个专业，一个班 30 来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我眼中的振渊，中等个头，肤色稍黑，脸型俊朗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非常精干的样子。讲起话来口若悬河，佳句频频。在球场上，工民建男生叱咤风云，振渊和他的队友们时常博得女生们的尖叫。

毕业后，各自打拼，但作为同届校友，自是对他的起起落落、沉沉浮浮多了一些关注。后来，接触更多了，对外介绍时，我还得把这个属成功人士的苏总“同学”从头到脚夸一遍：龙岩首家、新罗区唯一的特级建筑企业、市建筑行业龙头企业——福建成森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、董事局主席，第二十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，第一届龙岩市政协委员，第二届、第三届龙岩市人大代表，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，市慈善总会副会长，市禁毒协会副会长，新罗区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荣誉主席……一大箩筐说不完。他的企业发展、对行业的影响、所做的公益慈善等，真的要一本书才写得完。

当然，振渊的成长，并非一帆风顺的，也算是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早年，大家对他有一些误解，认为他继承家族企业，是建二代、富二

代。殊不知，他从父亲手上承接下来的，是一家负债累累的企业，上百万的债务在那个年代，无异于一座大山。而且命运还与他开了个大玩笑，他开发的第一个项目，是承接某校教职工集资楼，眼看是一个大好机会，首笔备料款却直接被划走交税款，这无异于釜底抽薪，差一点要了他的命。莲花山寺的台阶上，一个近乎绝望的年轻人，度过他一生中最茫然的一夜。如果不是朋友及时出手帮忙，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如今的成森集团，也见不到这个意气风发的企业家了。

后来，他的企业又顺利拿下几个项目，两年就还清巨额债务，企业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自此，我也体会到，在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暴风骤雨，还是惊涛骇浪，都不能意志消沉，一定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，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。”

他曾经满怀豪情写下一首诗《逆流而上》（节选），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：

我来自永定金丰大山的古竹  
是闽西的山水养育了我  
葳蕤的森林撑起挺拔的脊梁  
巍峨的山脉铸就不屈的灵魂  
岁月的波涛如一把利剑  
削铁如泥站在时代的洪荒里  
逆流而上  
灵魂如一片扁舟  
顶着风浪向着未来  
向梦的方向漂泊  
……

在跌宕起伏中  
高唱昂扬的歌  
宛如生命之河  
灌溉每一处荒芜之地  
无私的爱，点燃希望之火  
如一条逆流而上的鱼

风雨飘摇，永不退缩

从这首诗，我们可以看到振渊的心路历程，感受到他所历经的风霜雪雨，以及他的坚毅和果敢。

一个人的成长与品性，大抵离不开故乡对他的熏陶。振渊自小在永定古竹成长，这是一片山川秀丽，人文荟萃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。家乡的山水风貌、民俗风情，如同细腻的笔触，在他的心灵画布上勾勒出美好的印象，也悄然种下了文学的种子。虽然，振渊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，但我认为：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文学青年。

工作上，振渊运筹帷幄，挥斥方遒。工作之余，他情怀满满，看山看水看人看物，蓄积在心底的文字，喷薄而出，畅快飞扬。他经常会把作品创作初稿发给我，让我提一点意见。如果在报刊上发表了散文或诗歌，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。看得出，对这小小的豆腐块，他也是充满喜悦的。

前几年，一个省外的大项目，因某些原因，资金被截留，他整个星期辗转反侧、彻夜难眠。当问题最终解决的那个凌晨，他第一时间挥起笔来，满腹话语化成《潭州羁怀》：

千里入潭州，幸难履履重  
麓夜长饮酒，醉卧金源楼  
男儿处他乡，焉得不憔悴  
赋诗乐忘忧，信步晓迎曙

且不论诗歌的平仄押韵如何，遇事能够第一时间把心绪化为文字，“赋诗乐忘忧”，便是文学青年的显著特征。

我们素来知道，振渊为人豪爽，重情重义。

——他的老大哥、厦门大学全书记退休，他心潮澎湃写下《凤凰南飞白鹭相迎第二日》，回忆那些珍贵的过往；

——闽大校庆，他不仅为母校慷慨解囊，还挥笔写下《校庆之夜》，感叹：“心未远离 / 相思会开 / 心有远方 / 梦就高远”；

——作为永定一中的杰出校友，他豪情万丈写下诗歌《品读风山》和散文《从永定一中扬帆起航》，在诗中，他道出：“我如此爱你 / 不因你绵延的山脉 / 不因你优美的姿态 / 而是，在你山麓中孕育着我的母校 / 那是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”；

——在昆明与挚友相聚，他动情写下《滇池夜记》《春城晤故人》二则，感怀青葱岁月，深念同窗之谊。

——我们都是属虎的，他结合生活的感悟，写下《老虎也会唱歌》：“或许，它是一只温情的 / 让人心生敬意的老虎 / 既有英雄的气概 / 也不乏温柔善良 / 既有豪迈和自信 / 更不乏朴实细腻”这是一种反省与自我观照；

——观看九三阅兵，他心潮澎湃，写下大气磅礴的《观看九三阅兵有感》，发出：“愿山河永固，谱盛世宏图”的祈愿；

——即便遇到路旁陌生的醉汉，他也会热心相助，一篇《喝酒的分寸》充满人文关怀。

……  
作为一家建筑企业，振渊却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，他亲自作词撰写《携手创未来》的企业之歌，唱出“与盛世中国，一起骄傲……心中还有更高远的目标”；主导办起企业报纸，命名为《成事森活》，

把企业名称巧妙嵌入，“成事”，是企业发展的目标；而“森活”与“生活”谐音，代表对生活的向往和对员工的关怀，“森”也是森林，还代表向往大自然、崇尚低碳生活的方式。

现如今，在闽西建筑行业版图中，成森集团是一艘航母，而苏振渊这位集团的核心人物，在建筑业纵横捭阖之际，始终怀揣着一份炽热且纯粹的文学情怀，宛如喧嚣尘世里的一股清泉，澄澈而动人。

在振渊的身上，文学不仅是一种爱好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精神追求。让他在追求商业成功的道路上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柔软的内心。他深知，商业可以赋予财富、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，而文学则赋予他滋养灵魂、感悟生命的力量。这两者在他的身上完美融合，相互促进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，相信振渊在事业有成的基础上，将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行，书写更多精彩的篇章，让这份文学情怀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绽放光彩。

最后，且看振渊撼天地地的《天问》（节选）：

风萧萧，烟袅袅  
碧落紫陌  
见我玉树临风  
斜阳西照，长河揽古桥  
烟雨江山任逍遥  
且看英雄武略文韬  
……

百年宏图  
成功何必看今朝  
今日挥毫，试牛刀  
壮志雄心  
定叫苍生皆明了

## 上接 09 版

这几天阅读布教授这本书——《西南联大文学十六讲》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应该多讲西南联大的故事。如何讲好西南联大在蒙自的故事、发扬、承继、西南联大的精神，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机遇与使命。

作为一个在蒙自生活了十多年的读书人，我觉得，我们不仅要传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人文精神，也要发扬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、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”的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，更加从容、自信地热爱生活、拥抱世界。

如今，学界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，早已汗牛充栋，但专门研究、集中讲述西南联大文学的著作却很少，《西南联大文学十六讲》的出版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，也是红河蒙自研究西南联大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。

布小继教授、何晓雯女士用 16 讲的篇幅所讲的西南联大文学，不仅是知识的梳理、历史的讲述，还有思想的厚重、人文的关切、精神的追问。《西南联大文学十六讲》对联大师生文学作品的阐述是精准的、清晰的。我没有听布教授讲过课，但他讲述西南联大的文学，旁征博引，信手拈来，非常精彩。看得出来，他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，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学问做得扎实、语言鲜活灵动，融历史性、学术性、可读性于一体。读《西南联大文学十六讲》这本书，我感受到了他精彩的讲述和汉语言文学的魅力。

# 兰溪月夜

■ 李广凌（安徽）

访友到兰溪，正是仲秋月夜天。  
华灯初上。兰江的尽头涌上一轮圆月。连日晴好天气，月亮纤尘不染。“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”（李朴）。有这清辉朗照，满城的灯火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。不过，无论你怎么漫不经心，却无法无视那两座通体放光的宝塔。一座位于城东的大云山上，叫能仁塔，一座位于溪西的兰阴山（横山）上，叫聚利塔。两座塔踞峙高耸的山顶，遥遥相隔，恰成犄角之势。从基座到塔尖，周身满饰灯火，像两位珠光宝气的兰花女揖首拜月。皎洁的月亮冉冉升腾，映入江中，“月点波心一颗珠”（白居易），天上水中遥望呼应。粼粼波光的兰江仿若一匹扯不断头的白绫，轻轻摆动着窸窣款至。那月，那塔，那江水，动静相宜，巧手编织出一张银丝玉扣的梦幻之网，笼罩在兰溪小城的身上。1933 年，诗人都达夫逗留兰江，禁不住诗兴大发，挥笔一首《题兰溪栖真寺壁》：“红叶清溪水急流，兰江风物最宜秋。月明洲畔琵琶响，绝似浔阳夜泊舟。”

在这月下，塔畔，江边，坐落着久负盛名也是兰溪人最喜爱的中州公园。兰江、瞿江、婺江，三江交汇于兰溪城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江水不知疲倦地泛滥、冲刷、搬运、淤积，终于在兰江与婺江之间堆起这壮观的江中绿洲，面积足在千亩之上。勾连两江四岸各有一座浮桥，像两道峨眉装扮出美人的秀媚。除了规定时间里开启通航，平时，连接兰江两岸的那座三百多米长的浮桥就静静地卧在江中，承载着漫步者、垂钓人及上下班人匆忙的脚步。

我像一个真正的兰溪人，沿着中州公园的小道散步。月光、灯光间或地洒在身上，如同在月波中潜行，薄薄的凉意抚润着历经漫长夏日而燥热的心绪。高大的牌楼，飘逸的兰花女塑像，嶙峋的假山，小巧的凉亭，疏密有序的灌木丛和挺立高大的乔木。还有一座二万多平方米防洪坝文化墙，全长 1100 米，采用石刻方式将兰溪的境域地貌，独特的兰溪灯会、滩簧、斗牛等内容向市民进行展示。

临江边的滩涂上，正在建造一座座船型长亭，显示出设计者的匠心独具。设若汛至水起，浪潮涌岸，那被簇拥起的船亭，真如同乘风破浪行驶在滔滔江水之中。公园内，丝弦悠扬，歌喉幽婉，还有潇洒的舞步，扭动的腰肢，以及太极拳刚柔相济的身手；当然，更多还是夜练者疾速快捷的身影：或单手独自，或三、五结伴，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公园的每条小径，每个角落。其人数之多，犹如月下兰江跳跃不息、数不胜数的银色水花。

缓缓地沿着引桥从中州岛上了兰江大桥，与友人握别。站在大桥上，身后是川流不息的车辆，脚下是亘古不息的兰江水。举目，一轮明月正当头，顿生“谁谓月无情，千里远相逐”（白居易）的感慨。我虽羁留兰溪，有这皎洁月亮的殷勤照拂，又哪管她“月是故乡明”的古人之叹呢？又何妨“直把婺州比滁州”哩！

啊，江南！啊，兰溪！